

第七卷 才郎脫難逢故友 奸黨冒名賺美姝

詩曰：

武士當年曾學文，相逢知己樂同群。

宵人何事謀偏險，欲竊襄王夢裏云。

話說梁生要尋官塘大路，依著人聲熱鬧處走將去。走勾多時，漸覺那嘶喝之聲近了。信步走出村口，果見一條沿河的大官塘，河裏有無數兵船從上流而來，塘岸上都是些民夫在那裏掌號扯纖，又有許多帶刀的兵丁，拿著鞭子趕打那走得慢的，因此喧鬧。梁生正待上前問路，祇見一個兵丁看著梁生叫道：「好了，又有一個扯纖的人在此了。」說罷，搶將過來，把梁生劈胸揪住。原來，這些兵丁乃是征西都督李茂貞發回去的客兵。初時，茂貞奉詔征討楊守亮，朝廷恐他本部兵少，聽許調用別鎮客兵，他因在荊南鎮上調兵五千去助戰。誰想軍餉不給，糧少兵多，茂貞祇得仍將這五千兵發回荊南，一路著落所過州縣，給與船隻人夫應用。州縣官奉了都督將令，便捉拿民船與他，又派每鄙各出民夫幾名，替他撐船扯纖，百姓們也有自去當差的，也有僱人去當差的，直要送過本地界口，纔有別州縣的民夫來交換。這些兵丁又去搜奪民夫身邊所帶的盤纏。民夫於路要錢買飯喫，又飢又渴，走得慢了，又要打，熬苦不過，多致身死。有乖覺的，捉空逃走了。兵丁見缺少了民夫，船行不快，又亂拿行路人來頂代，十分肆橫。彼時，有古風幾句，單道那唐末以兵役民之苦。其詩曰：

自昔兵民未始分，吁嗟此日分兵民。

分兵兵既奪民食，分民民又為兵役。

以民養兵民已勞，以兵役民兵太驕。

民役於官猶可說，民役於兵不可活。

民為役死役之常，役為兵死尤堪傷。

當下，梁生不知高低，祇顧走上前去，被這廝們拿住要他扯纖。梁生嚷道：「我是個秀才，如何替你扯纖？」那兵丁笑道：「不妨事，便算你是秀才相公，今且權替我們扯了纖去，回來原是個相公。」梁生待要掙脫時，那裏掙得脫，早被他把纖索拴在腰裏，不由分說，扯著要走，不走時，便要打。梁生沒奈何，祇得隨著眾民夫一齊走動。有幾句口號笑扯纖的秀才道：

白面書生知一舟，常橫一笏在心頭。

迢迢去路前程遠，還看收繩向後投。

可恨這伙客兵，不但虐使民夫，又凌辱士子。梁生此時勉強走了幾步，早走不動了。正沒法處，祇見遠遠地一個軍官模樣的人，手執令旗，一面騎著馬，引著百十個軍漢，飛也似跑將來。這些兵丁相顧驚訝道：「想是防禦老爺有令旗來了，我們不要去惹他。」說罷，都四散去開走了。那軍官跑馬近前，一眼看見梁生頭戴著巾，混在眾民夫中扯纖，便指著喝道：「這戴巾的，像一位相公，如何也在此扯纖。」梁生聽說忙嚷道：「我是襄州學裏秀才，在此經過，被他們拿住的。」那軍官聽得說是襄州秀才，即喝教隨來的軍漢，把梁生解放了，請過來相見。梁生放了纖索，整一整衣冠，走到他馬前稱謝。那軍官在馬上仔細看了梁生一看，慌忙滾鞍下馬，納頭便拜。梁生愕然，待要答禮，那軍官抱住梁生說道：「官人不認得小人了麼？」梁生也仔細看了那軍官一看，說道：「足下其實是誰？我卻一時認不出。」那軍官道：「小人就是愛童，官人如何不認得了？」梁生聽罷，驚訝道：「原來是你！你如今長成得這般模樣，教我那裏認得？我問你，幾時在這裏做了武官？」愛童道：「小人自蒙官人打發出來後，便投靠本州樂家，恰好賴官人在樂家處館，小人指望求他在樂家主人面前說些好話，誰想賴官人到不知去說了什麼，攛掇他把小人逐出。小人沒處投奔，祇得瞞著調糧船上人，在船上做了水手。路經鄖陽鎮上，適值本鎮防禦使老爺新到任，出榜召募丁壯。小人便去投充營兵，官名叫做鍾愛。蒙防禦爺抬舉，參做帳前提轄。今防禦爺又新奉敕兼鎮助襄兩郡，駐節均州界上。近聞這些過往兵丁騷擾地方，因差小人傳令來禁約，不想官人被這廝們所辱。不知官人為甚獨自一個來到這裏？」梁生道：「我的事一言難盡。我且問你這防禦使是誰，方纔那些兵了見他有令旗來，好不畏避。」鍾愛道：「官人還不曉得，這防禦爺就是當年在官人家裏讀書的薛相公。他原有世襲武爵，今他太老爺死了，他便襲了職，移鎮此處。」梁生道：「原來就是薛表兄，怪道他便肯抬舉你。」正是：

昔被賴子侮後庭，今事薛郎為前部。

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忽合萍蹤在中路。

當下，鍾愛對梁生道：「薛爺時常思念官人，近日移駐均州，與襄州不遠，正想要來奉候。今喜得官人到此，可即往一見。」梁生道：「我也正要見他，訴說心中之事。」鍾愛便把自己所乘之馬請梁生騎坐。喚過一個隨來的軍士，將手中令旗付與他，吩咐道：「你去傳諭這些過往兵丁說，防禦老爺有令：不許虐使民夫，不許搶奪東西，不許捉拿行人。如有不遵約束者，綁赴轅門，軍法從事。」那軍士領命，引著眾軍士向前去了。梁生恰待與鍾愛行動，祇見又有一簇軍漢，抬著許多飯食飛奔前來。鍾愛又喚來吩咐道：「這是防禦老爺的好意，恐民夫路上饑餒，故把這飯食給與充饑，你等須要好生給散，休被兵丁奪喫了。」眾人亦各領命而去。鍾愛吩咐畢，轉身替梁生牽著馬，望均州鎮上行來。行路之時，鍾愛又叩問梁生：「為甚至此？」梁生把上項事細述了一遍。鍾愛聽說老主人、老主母都死了，歎歎流涕。又聞賴本初這般負心，十分忿恨。

說話間，早望見兩面大旗在空中招展。鍾愛指道：「這便是防禦衙門了。待小人先去通報，好教薛爺出來迎接。」說罷，正要向前奔去，祇聽得鼓角齊鳴，遠遠地一簇旗幡，許多儀從擁著一個少年將軍，頭戴紅纓，金兜盔身，穿繡花錦袍，揚鞭躍馬而來。鍾愛道：「原來老爺恰好出來了。」便跑向馬前跪稟了幾句話，那將軍滿面笑容，勒馬向前，望著梁生，拱手道：「賢弟別來無恙。」梁生看時，正是薛尚文，慌忙也在馬上欠身道：「恭喜表兄榮任在此，小弟今日幸得相會。」兩個並馬至府門下馬，揖讓而入。梁生看那軍中氣象，十分雄壯。但見：

兵威整肅，軍令森嚴。轅門左右，明晃晃列幾對纓槍；大寨東西，雄赳赳排兩行畫戟。建牙吹角，依稀光弼旌旗；喝號提鈴，彷彿亞夫壁壘。守衛的，一個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非此河上翱翔；防護的，一個個人裹甲，馬加鞍，豈似軍中作伴。滿堂知事，

戎驅遣。班聲動而北風起，誠堪令川嶽崩頽；劍氣沖而南斗平，洵足使雲霞變色。真個寧為百夫長，果然勝作一書生。

二人遜入後堂，講禮敘坐。尚武道：「不才自與表弟相別之後，即至先君任所，依舊棄文就武。先君為我聯下一頭姻事，乃同僚巫總兵之女。迎取過門不上半年，巫氏病故。先君、先母亦相繼棄世。不才終制之後，便改名叫做薛尚武，襲了世爵，仍為興安守將。適直彼處土賊竊發，不才設法剿平。朝廷錄此微功，陞為防禦使之職，移鎮鄖陽。近又奉敕兼鎮襄郡，故駐紮於此。襄州去此不遠，正擬躬候，祇因到任未幾，恰值征西都督李茂貞發回荆南的兵丁在此經過，茂貞約束不嚴，軍無紀律，不才保護地方，不敢輕離孤守，又恐這廝們騷擾不便，特遣鍾愛傳令禁約。方纔更欲親往督促他們起身，不想卻得與賢弟相見。請問賢弟為何來到這裏，姨夫、母姨一向好麼？」梁生垂淚道：「先父、先母相繼棄世，已將三年矣。」薛尚武道：「原來姨夫、母姨俱已仙逝，不才因路途阻隔，失於吊奠，深為有罪。」梁生道：「小弟亦不知尊大人與尊夫人之變，甚是失禮，彼此疏闊。今日幸遇鍾愛，遂得望見顏色。」尚武道：「賢弟為甚身冒兵險來至此處？」梁生道：「祇為自己婚姻之事，故冒險而來。」尚武道：「賢弟已聯過姻了麼？」梁生歎道：「甯能聯得轉一頭姻事，不想又有許多周折。」尚武問其故。梁生先把賴本初忘恩負義，遷移去後不相往來，忽地為樂雲來求買半錦，並不提起桑家姻事，直待張養娘報知，方得聯姻的話說了一遍。尚武道：「賢弟一向難於擇配，今幸遇文才相匹的佳偶，又且兩錦配合，天然湊巧，最是難得。可恨賴本初那廝，受了賢弟大恩，偏不肯玉成好事，反替他人使奸細，天下有這等喪心的禽獸，我恨不當時一拳打死了他。」說罷，氣得咬牙切齒，怒髮沖冠。梁生道：「這還不足為奇，更有極可駭的事。」因又把夢蘭小姐被逐，自己與梁忠買舟追來，於路遇了反人，失卻半錦，主僕分散的情由細細說了。尚武道：「此必賴本初因樂雲謀姻不成，指唆他趕逐桑小姐。那中途騙錦的人，也定是本初所使。但可疑者，不是那人到你船裏來騙你，到是你去乘他的船，因而被騙，這便或者不干本初之事。如今也不難處，我既移鎮此處，襄州也是我統轄之地，待我行文到彼，著落該州官吏查捉姓景的公差來拷問，便知端的。」

梁生道：「多承美意，但今騙去小姐所贈之錦還不打緊，祇不知小姐被逐到那裏去了，小弟一路尋來，並無蹤影。」尚武道：「賢弟若尋到這裏，卻是走差了路了。這裏一路兵丁充斥，男人尚且難行，女子如何去得？」梁生道：「小弟正恐他女子家不知利害，貿貿而來，故特地要迫他轉去。不想竟無下落。」尚武道：「這不難，待我替你尋訪一個的實便了。」遂喚提轄鍾愛付與令箭一枝道：「你去查點那些過往兵船，可有女婦夾帶。如有夾帶都著留下，以便給還原主。並催促他們作速趕行，不得遲延停泊。」又喚兩個牙將，各贖令箭分頭前去查問沿塘附近的民居，可有別處女子流寓在此。若有時，都報名來。又把令箭一枝付與一個軍官，教他往襄州查捉本州姓景的公差，解赴軍前聽審。一面探問梁相公家老蒼頭梁忠可曾回來，一面私訪樂雲、賴本初近日作何勾當。鍾愛與牙將軍官各各領命去了。尚武置酒內堂，請梁生飲宴。梁生想著夢蘭，那裏飲酒得下。因尚武殷勤相勸，祇得勉飲幾杯，不覺沉醉。尚武命左右打掃一間臥房，請梁生安歇。梁生有事在心，如何睡得著。因見案上有文房四寶，遂題詞一首，調《二郎神慢》：

心驚悸，問王女飄流何地？恨臨去，曾無一語寄。前途遠，風波足懼。祇愁你，遇強暴，弱質怎生回避？肝腸碎，天涯一望，徒積滿襟珠淚。

題畢，伏枕而臥，翻來覆去，一夜不曾合眼。等到天明起來，梳洗罷，尚武請到內堂相陪早膳。祇見鍾愛進來稟道：「昨奉老爺將令，查點過往兵船，並無婦女夾帶。」梁生聽說，心上略放寬了些，想道：「且喜小姐不曾遇著兵丁，或者在半途避入人家去了。祇等那兩個牙將回報，便知分曉。」過了幾日，先有一個牙將聞來稟復道：「奉令查訪民居，並無女子流寓。近因兵丁過往本處，婦女兀自躲開了，那有別處女子流寓在此。」梁生聞言方分愁悶。次日，那一個牙將回來報說：「小將奉令分頭查訪流寓女子，直查至二十里外一個荒僻所在，有一華州人桑繼虛，同一中年婦人，與一女子流寓在彼。婦人姓趙氏，女子名夢蕙。」梁生聽說喜道：「此必夢蘭也，他改名避難，故易蘭為蕙，託言是華州人，那趙氏想就是錢乳娘，這桑繼虛或即桑家戚屬，護送小姐至此。吾當親往訪之，」尚武便教備馬與梁生騎去。

梁生出了衙署，跨上馬，叫牙將領著，徑望那所在。纔行了半日，牙將遙指道：「前面樹林中隱隱露出這幾間茅屋，便是那桑家的寓所了。」梁生加鞭策馬而進。到得林中，下了馬，至茅屋前探望，祇見繞屋松陰柴扉半掩，連叩數下並沒人應。梁生喚牙將看著馬，自己款款啟扉而入，到草堂上揚聲問道：「這裏是桑家麼？小生梁棟材特來探候。」叫了幾聲，祇是沒人應。梁生心疑，再走進一步張看時，祇見裏面門戶洞開，寂然無人。梁生一頭叫，一頭直步進內裏，卻原來是一所空屋，並無一個人影。梁生驚訝，轉身出外，問牙將道：「莫非不是此間，你領差路了？」牙將道：「小將昨日親來過的，如何會差？」梁生道：「既如此，怎麼並沒一人在內？」牙將道：「昨日明明在此的，怎麼今日就不見起來？莫非到因小將來查訪了，他恐有什麼擾累，故躲開去麼？」梁生跌足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你昨日不要驚動他更好。」牙將道：「小將不曾驚動他，原對他說明的。」梁生道：「說什麼？」牙將道：「說是老爺的內親梁相公要尋一流寓的女子，故來查訪，並無擾累。不知他怎生又躲了去。」梁生沉吟道：「若是夢蘭，他曉得我來尋，他決不到躲去。今既躲去，定不是夢蘭了。想又另是個桑夢蕙，真個從華州來的。」徘徊了半響，沒處根尋，荒僻所在，又無鄰裏可問，祇得悵然而返。

看官聽說：那桑夢蕙不是別人，就是夢蘭母舅劉虛齋之女劉夢蕙。這桑繼虛即乃兄劉繼虛也。繼虛在華州為賦役所苦，遂棄卻田產，與妻子趙氏、妹子夢蕙一同逃避。這夢蕙生得聰明美麗，才貌也竟與表姊桑夢蘭仿佛。年方十五，尚未予人。因父母早亡，隨著兄嫂度日。當下繼虛夫婦挈了他逃離華州，意欲至襄州桑公任所暫住，一則脫避役累，二來就要桑公替夢蕙尋頭好親事。計算定了，竟望襄州進發。又恐華州有人來追趕，他乃迂道而行，不想行至均州，問知桑公已沒於任所，一時進退無路，祇得就在均州賃屋居住。後因兵丁過往，又徒避荒僻之所。那一日忽見有防禦使標下牙將贖著令箭來查訪流寓女子，說要開報姓名去聽憑什麼梁相公識認。繼虛恐有擾累，不敢說出真姓，因本意原為欲投桑公而來，故即假說姓桑。一等牙將報名去後，便連夜領了妻子、妹子另投別村暫寓，以避纏擾。梁生不知其中就裏，聽得牙將回報，祇道夢蕙真個姓桑，桑夢蕙即是桑夢蘭，遂空自奔訪這一遭。不惟真桑夢蘭不曾尋見，連那假桑夢蕙也無影無蹤，但聞其名，未見其面。正是：

夢蘭夢蕙名相似，未知是一還是二。

縱然尋著也差訛，何況根尋無覓處。

梁生當日尋訪桑家寓所，卻尋了一個空。躊躇瞻望了一回，祇得仍舊上馬，同著牙將緩轡而歸。真個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一路上，不住聲的長吁短歎。到了衙署中，尚武接著問道：「有好音否？」梁生把上項事述了一遍，咨嗟不已。尚武道：「賢弟不必愁煩，我料桑小姐決不到這裏來。他向以歸途難阻，故久居襄中，豈有今日忽欲冒險而歸之理。吾聞桑老先生一向高潔長安，今小姐

定仍往長安去了。賢弟若要尋他，須往長安去尋。況今當大比之年，賢弟正該上京應舉，不但訪問鳳鸞消息，並可遂你鵬程鶚薦之志。」梁生道：「若尋不出鸞消鳳息，便連鵬程鶚薦之志也厭冷了。」尚武道：「賢弟高才，取青紫如拾芥，怎說這灰心的話。」

正談論間，祇見那差往襄州去的軍官回來了稟說：「襄州的公差並沒有姓景的，無可查解。梁家老蒼頭梁忠並不曾回來。樂雲、賴本初都不在家裏。近日郡中正在鄉裏舉報科舉，他兩個卻不候科舉，到出外遊學去了。」尚武聽罷，對梁生道：「失錦事小，祇尋著小姐要緊。今郡中正報科舉，賢弟決該入京應試，乘便尋訪小姐。待我移文襄州，教他速備科舉文書，起送賢弟赴京便了。」梁生見尚武美意惓惓，又想此處尋不著夢蘭，祇得要往長安走一遭。便依了尚武言語，打點赴京。尚武隨又遣人責文往襄州，要他舉報梁生科舉。不則一日，襄州的科舉文書到了。梁生正待起身，不想忽然患起病來，起身不得。原來，梁生自那日被蒙汗藥麻翻，露宿了一夜，受了些寒，次日，又走了一早晨，受了些饑渴勞苦，到得官塘上，又受了兵丁的氣，及到尚武府中，又因訪不出夢蘭消息，心裏十分憂悶，為此染成一病，甚是沉重。慌得尚武忙請良醫調治，自己又常到榻前用好言寬慰，過了月餘，方纔痊可，正是：

祇為三生謀半笑 幾將一命赴重泉。

梁生病體稍痊，便要辭別起身。尚武道：「尊恙初愈，禁不得路途勞頓。況今場期已逼，你就起身去，也趕不及考試了。不如且寬心住在此，等身子強健，那時徑去尋訪小姐未遲。」梁生沒奈何，祇得且住在尚武府中。尚武公務之暇，便與梁生閑談小飲，替他消遣悶懷。一日，正當月圓之夜，梁生酒罷歸寢，見臥室庭中月光如畫，因步出階前，仰視明月，心中想起夢蘭，淒然流淚。徘徊了半晌，覺道身子困倦，回步入室，恁幾而臥。纔朦朧睡去，耳邊如聞環佩之聲，抬頭一看，祇見一個美人，手持一枝蘭花，半雲半露，立於庭中，指著梁生說道：

「欲知桑氏消與息，好問長安舊相識。」

梁生聽說，忙起身走上前去，要問個明白，卻被門檻絆了一跤，猛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。看庭中月光依舊明朗，聽軍中金鼓已打二更，想道：「方纔夢中分明是一位仙女來指示迷途，但他言語不甚明白，祇說桑氏消與息，知是好消息，惡消息？」又想道：「我從未到長安，有甚舊相識在那裏，卻教我去問他？」忽又想道：「前聞錢乳娘說桑小姐初生時，他母親夢一持蘭仙女以半錦與他，說他女兒的婚姻在半錦上，今若就是這位仙女來教我，定有好處。」卻又轉一念道：「夢中美人我看得不仔細，莫非不是什麼仙女，竟是桑小姐已死，他的魂魄來與我相會麼？」左猜右想，驚疑不定，准准的又是一夜不曾合眼。

次日起來，把夢中之語說與尚武知道。尚武道：「我原教賢弟到長安去，這夢兆正與我意相合。」梁生道：「祇是小弟從未到長安，那有舊相識在彼？」尚武道：「好教賢弟得知，今早接得邸報，前任襄州太守柳毗欽召還朝，仍授殿中侍御史，這難道不是賢弟的舊相識？」梁生道：「若柳公在長安，小弟正好去會他，但他自從華州入京，與桑小姐無涉，如何小姐的消息要向他問。」尚武道：「夢兆甚奇，必然靈驗，賢弟到彼自有分曉。」梁生道：「表兄說得是。」便收拾行李，即日要行。尚武見他身子已強健，遂不復挽留，多將盤費相贈，治酒餞別。飲酒間，尚武道：「本該令鍾愛伏侍舊主到京，但我即日將興屯政，發兵開墾閑田，要他往來監督，不便遠差。待我另遣一人送你去罷。」梁生謝道：「小弟祇有一個老僕梁忠，不幸中途分散，今得表兄遣人相送，最感厚意。」尚武便喚過一個小校，給與盤纏，吩咐好生送梁相公到京，直待梁相公有了寓所，另尋了使喚的，然後討取回書來復我。小校領諾。尚武又教選一匹好馬，送與梁生騎坐。梁生拜謝上馬。尚武也上馬相送。鍾愛也隨在後邊，送至十里長亭。梁、薛二人灑淚叮嚀珍重而別。尚武自引著從人回去了。鍾愛又獨自送了一程。梁生道：「你來得遠了，回去罷。」鍾愛涕泣拜辭，懷中取出白銀二十兩奉與梁生說道：「須些薄意，聊表小人孝敬之心。」梁生道：「薛爺贈我路費已夠途中用了，何勞你又送我銀子。」鍾愛道：「小人本該伏侍官人去，祇因做了官身，不得跟隨，這點薄敬，不過聊表寸心，官人請勿推辭。」梁生見他意思誠懇，祇得受了。鍾愛道：「官人路途保重，到京之後，千萬即寄書回覆薛爺，教小人也放心得下。」又吩咐那隨行的小校道：「你路上須要小心伏侍，切莫怠慢，回來時，我自賞你。」說罷要行，卻又三回四顧，有依依不舍之狀。梁生見他如此光景，也覺慘然。正是：

逐去之童，能戀故主；

負心之人，不如奴子。

鍾愛掩著淚去了。梁生在馬上，一路行，一路想道：「我出門時，有老僕梁忠相隨，誰想中途拆散，不知他死活存亡，今日到虧逐去的愛童在急難中救了我。」又想道：「當初薛表兄在我家，我父母待他不如賴本初親熱，誰想今日，他到十分情重，偏是本初負義忘恩。」一路歎歎嗟歎。夜宿曉行，走夠多日，漸近長安。一日，正行間，祇見路旁貼著一張紙兒，梁生一眼看去，卻是刻的回文錦前半幅圖樣，乃驚訝道：「這半錦是我聘桑小姐的，誰人把來刊刻了圖樣，貼在這裏？」及看了後面一行大字，一發疑惑，想道：「如何說配得半錦的，到柳府相會？難道桑小姐的半錦也像我著了人騙？被什麼柳家所得？若桑小姐不曾失此半錦，難道那柳府又別有半幅錦不成？若說就是桑小姐的錦，怎生桑忽變為柳？這柳府又不知是那一家？難道就是柳老師？若就是柳老師，他又何從得這半錦？既是半錦在那裏，不知人可在那裏？人與錦不知在一處，在兩處？」左猜右想，驚疑不定，有一曲《江兒水》，單寫梁生此時的心事：

陌上桑，何處章臺柳？可疑想著我半圖失卻難尋取。莫非他，璇璣也被人竊去？因此上，代僵忽變桃為李。若說仍然是你，難道接木移花，恰與房氏瑩波相類？

梁生心裏猜疑，又見貼這張紙的不止一處，偶然行過一個茶坊，那隨行的小校說道：「相公走渴了，在此喫杯茶了去。」梁生下馬走進茶坊，揀副座頭坐了，店家忙點茶來喫。梁生抬頭，見茶坊壁上也貼著這張紙兒，便問點茶的道：「這張紙是誰人貼在此的？」點茶的道：「前日柳侍御老爺上京路過此處，他家大叔把這紙來貼在此的。」梁生驚道：「原來那柳府就是柳老師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可知柳府從何處得這半錦？」點茶的道：「柳府大叔前日也在這裏喫茶，曾說起這半錦是他家小姐的，今為著婚姻事，要尋問那後半幅來配合。」梁生聽了，愈加疑怪道：「一向不聞柳公有女，如何今日忽有什麼小姐？若說為婚姻事，一定就是桑夢蘭了，但夢蘭自從襄州入京，柳公自從華州入京，兩不相涉，如何夢蘭卻在柳公處？」因想起前日牙將所云，華州女子桑夢蕙或者原是夢蘭託名的。忽又想起前日夢中仙女之言，笑道：「仙女夢中所教，今日應了，我祇急急趕到京中拜見柳公，便知端的。」當下，還了茶錢，疾忙上馬，偕著小校向前趨行。正是：

柳府何由有掌珠，幾回猜度幾回疑。

追思夢兆當非謬，且向京中問老師。

且不說梁生見了半錦圖急欲趕到京師，且說樂雲、賴本初要投拜楊復恭，都冒姓了楊，樂雲改名楊棟，賴本初改名楊梓，兩個先

認做兄弟，楊梓為兄，楊棟為弟，帶了門客時伯喜，一齊進京。楊棟多備金珠禮物，與這後半幅回文錦，投獻楊復恭門下。復恭大喜，就收楊棟做了義兒，帶摯楊梓也做了義侄，各與官爵，楊棟為千牛衛參軍，楊梓為御馬苑馬監，時伯喜也充了楊府虞候，好不興頭。當時有幾句口號嘲笑樂、賴二人道：

樂子無兄忽有兄，復恭無嗣忽有嗣。
本初甘作三姓奴，守亮遙添兩宗弟。
不比柳公收義女，不比梁公招贅婿。
並非接木與移花，祇是趨炎並附勢。

一日，楊復恭家宴，楊棟、楊梓都在旁陪侍。復恭問及這半錦從何處得來，又道：「可惜沒有前半幅，不知如今可有處覓訪了？」楊梓便道：「那前半幅錦，侄兒已見過，是襄州一個秀才梁棟材藏在家中。侄兒曾勸他獻與伯父，他偏不肯。後聞蜀中女子桑夢蘭藏著後半幅，梁棟材便與他結為婚姻，一個把前半幅錦作聘禮，一個把後半幅錦作回禮。今兒輩所獻乃桑氏回贈梁生之物，是侄兒多方設計取來的，那前半幅尚在桑氏處。」復恭道：「如今桑氏在那裏？」楊棟接口道：「這桑氏即原任禮部侍郎謫貶襄州太守桑求之女。此女曾借住孩兒的房屋，孩兒因斷弦未續，欲求他為室，他堅拒不允，被孩兒趕逐出屋，不知奔往那裏去了。」楊梓道：「今不消尋問桑氏，伯父若要完全此錦，祇消出一諭單在外，如有人報知前半錦下落者，賞銀若干，重賞之下，自然有人探知來報。那時半錦有了著落，桑氏也有著落，不但伯父所收之錦不致殘缺，棟弟仗伯父神力，亦可重遂婚姻之願矣。」復恭道：「我向欲求此錦，卻不曉得桑侍郎藏著半幅，他為人倔強，所藏之錦不肯與我，無怪其然，何物梁生，亦敢藏匿不獻，好生沒禮。今若收得前半錦時，我作主把桑氏配與棟兒便了。」楊棟起身拜謝道：「如此多謝爹爹。」當晚席散。次日，復恭發出諭單一張，上寫道：

內相楊府向來購求回文古錦，今已收得後半幅，如有人將前半幅來獻者，賞銀一千兩。如探知前半錦下落來報者，賞銀一百兩。特諭通知。

楊棟接著諭單，便教貼在內相府前，又遣人依樣抄白幾百張，去城內城外各處粘貼。過了幾時，並沒蹤跡。忽一日，楊棟的家人在京城外揭得一張紙來報楊棟道：「前半錦已有著落了。」楊棟看那紙上卻刊刻著前半錦的圖樣，正與那後半幅恰好配合。後面明明寫道：「配得後幅者，至京師柳府相會。」下又細注一行道：

柳侍御今已到京，欲配錦者，速來無誤。

楊棟看了說道：「這柳侍御就是襄州前任的柳太守，新奉旨起用到京的，如何那前半錦卻在他處？」便請楊梓來與他商議。楊梓遂同著楊棟入見復恭，具述其事。復恭聽說，皺著眉道：「柳侍御這老兒又是一個倔強的，那半錦若在他處，他怎肯與我？」楊梓道：「這不難，侄兒有一計在此。」復恭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楊梓道：「柳侍御在襄州作郡時，梁棟材是他極得意的門生。當時，侄兒也曾權姓了梁，認做棟材之兄，與他相知一番。今半錦既在柳府，桑氏亦必在柳府，彼欲求合得半錦者去相會，或者是尋梁棟材去成親，也未可知。待侄兒如今去見他，祇說楊棟就是梁棟材，賺他把桑氏嫁到這裏來，不怕半錦不歸伯父。」復恭與楊棟都道：「此計大妙，今可即去。」楊梓道：「未可造次，伯父可發一個率兒楊棟的致意帖兒，先遣人去探問他半錦的來因。若桑氏果然在彼，方可行此計。」復恭依言，即遣一心腹人持帖往見柳公。楊棟又吩咐了他言語，那人領命，竟投柳府。正是：

小人奸計，愈出愈奇；

假冒君子，羊質虎皮。

卻說柳公自帶了桑夢蘭入京赴任後，日望梁生到來。不想場期已過，不見梁生來到，心中疑慮，恐他還在別處尋訪。桑小姐因又於回文圖後添注一行，遍貼京城之外，要他速來相會。那日，適有人抄錄楊復恭的諭單來看。柳公見了正在驚疑，祇見門役稟說：

「內相楊府差人求見。」柳公便教喚進。那人叩了頭，呈上名帖，稟道：「家內相爺致意老爺，聞老爺家藏半幅古錦，不知從那裏得的，特遣小人來叩問。」柳公道：「我正要問你家這半幅錦從那裏得的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是家大爺獻與家內相爺的。」柳公道：「那個大爺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名帖上諱棟的便是。」柳公道：「可又作怪，那半錦是我家小姐與梁秀才回聘之物，如何卻在你楊家的大爺處？」那人道：「家大爺原不姓楊。」柳公道：「不姓楊，姓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曉得姓什麼，但曉得是襄州秀才來投拜家內相爺做義子的。」柳公沉吟道：「若說襄州來的，難道你家大爺就是梁秀才不成？我今且不發回帖，可請你大爺親來一見，我有話要面說。」那人領命而去。柳公入內，把這話述與夢蘭知道，夢蘭聽罷，默了半晌，不覺滿面通紅，潸然淚下道：「不意文人無行，一至於此。」柳公道：「且慢著，我昔在襄州時，曾舉報梁生兩次科舉，他為親老，不以功名易其孝思，竟不赴試。從來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，今若投拜欺君蠹國的楊復恭，便是不忠了，我料梁生決不為此。等那楊棟來見我，便有個明白。」夢蘭聽說，暗猜道：「若說楊棟就是梁生，恐梁生未必如此無行；若說不是梁生，如何恰好諱棟，又是襄州人，又恰好那半錦在他處？」口中不語，心下狐疑。有一曲《紅衲襖》，單道桑夢蘭此時的心事：

祇指望，闔回文，諧鳳鸞；又誰知，物雖存，人已換。不信他，棄前盟，輕將半錦捐；不信他，賣璇璣，讓與他人情。據著他，棟名兒，依然不改變；難道他，做螟蛉，也如我柳夢蘭；縱使他，賦奏凌雲，恰好與楊意相逢，也怎便，拜紹璫，把污賤甘？

次日，柳公正朝罷而歸，門役稟稱：「有一位楊爺來見。」柳公祇道是楊棟，取帖看時卻寫著門生楊梓名字。柳公道：「我那裏有這一個門生？且請他進來，看是那個。」門役領命傳請。柳公步出前堂，祇見那楊梓頂冠束帶，恭恭敬敬趨至堂前，納頭便拜。柳公扶起看時，認得是梁梓材，揖他坐了，問道：「足下不就是梁梓材麼？」楊梓道：「門生正是。」柳公道：「為何姓了楊？又幾時得做了官？現居何職？」楊梓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門生近日投拜內相楊公門下做了義侄，故姓了楊。現為御馬苑馬監。」柳公聽了，勃然變色道：「足下既投拜闈豎，老夫不好認你做門生了！且問你令弟梁棟材今在何處？」楊梓道：「舍弟也投拜楊公做了義子，現為千牛衛參軍。昨曾有名刺奉候，祇那楊棟便是他。」柳公搖頭道：「不信有這等事。令弟品行，老夫素所愛重，他初見老夫時，老夫即欲薦荐之於朝，他推辭不肯，願由科目而進。今日何故屈就這等異路功名？」楊梓道：「舍弟祇為早歲錯過功名，如今年已長成，急於求進，故爾小就。」柳公道：「縱欲小就，何至阿附權璫！若他果如此敗名喪志，老夫請從此絕，切勿再認學生。」楊梓連忙打躬道：「大人息怒，舍弟今日特託不肖來拜見，專為要問桑小姐消息。舍弟向以回文半錦聘定桑小姐，今聞此半錦在夫人府中，想桑小姐也在夫人府中，夫人雖怒絕舍弟，不認師生，還望完全了他的夫婦。」柳公道：「桑夢蘭為樂雲所逐，無可依歸，實是老夫收養在此。但今既為老夫之女，決不招此無行之婿。」楊梓又忙打躬道：「舍弟當時既已聘定，恐未便延悔，乞大人念婚姻大事，委曲周旋。」柳公道：「夢蘭止許嫁梁孝廉之子梁棟材，卻不曾許嫁楊太監義子楊棟。他既為婚姻大事，何不自己來見我？」楊梓道：

「他本欲親叩臺墀，一來為有微恙，不能出門；二來也為無顏拜見師臺，故特託不肖來代叩。」柳公沉吟道：「我料梁生未必失身至此，他今若不自來，我祇不信。」楊梓道：「大人若不信時，現有桑小姐贈他的回文章句與詩詞在此。」說罷，便從袖中取出呈上。柳公接來看了，道：「這些詩詞果是夢蘭贈與梁生的，但梁生既有回文章句，也有和韻詩詞，若今楊棟果係梁生，教他錄來我看。」楊梓應道：「待不肖回去，便教他錄來。」說罷起身，打躬告別。柳公也不舉手，也不送他出門，楊梓含羞，局躄而退。柳公氣忿忿地在堂上默坐了一回，想道：「倘然楊棟真個就是梁棟材，我雖拒絕了他，未知夢蘭心裏如何，或者兒女之情，未必與我一樣念頭。待我去試他一試。」正是：

試將己意律人意，未必他心是我心。

祇因柳公要試夢蘭心事，有分教：

妖嬈艷質，矢一片冰雪心腸；

錦繡回文，辨半幅風雲變態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合錦回文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